

# 川行漫记：有一搭和没一搭的

黄月琴（湖北大学）

8月3日川西之行结束，回到家里，几欲动笔写游记，发现找不到叙述的方式，一则行程很长，内容很多，记忆杂乱无章；二则四川，特别是川西给我的印象难以言表，那种异域的感觉，涉及到我所不熟悉的宗教、文化和生活方式，想表达力有不逮。

于是就一直在群里打酱油，以求蒙混过关。每有多友文章上传，大家群起围观，击节赞叹，然后呢，“有一搭没一搭”的了，以至于李老师含蓄地批评多一代太“那个”，不及多二代积极。不想风云突变，黄顺铭这个革命党突然跳出来，搞什么冰桶游戏，群内本来已经休（yan）养（qi）生（xi）息（gu），这下烽火四起，狼烟阵阵。大家在一片哀嚎声中领战书而去，各自埋头苦干，熬夜写的有之，开会写的有之，陪护病人间隙写的有之，去川西的写了，没去川西的也写了……两天之后，竟然成果斐然。顺顺又顺势晒成果，并傲娇地宣布：此刻，有22人正在磨笔霍霍呢。

在这密不透风的营销网络之下，我决定要安静地当一只漏网的鱼。所以读到好文，可赞叹，可叫好，但不可在群内写字，以免被谁记起或发现。而且，我观察，群内热闹的都是已经交过作文的，没交过的人全都默默潜伏了。可见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谁知读到师弟陈科以极其“有限”的材料，写出三种开头，洋洋洒洒一大篇的时候，一激动，竟然忘形，在群内夸他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的鬼马功夫，……结局，当然是逃不脱黄大帅的天眼，战书就像巡航导弹，拐着弯跟踪追击。

那，说点什么呢。就如CC所说，想到哪儿说哪儿吧。

## 一、一双绣花鞋

我一向对博物馆比较敬畏，每次去博物馆都诚惶诚恐，生怕撞到什么不该看到的。那些宏大叙事和各朝各代遗留下来的器物，看看都觉得“阴凉”，有些博物馆，还怪惊悚的。几年前到荆州博物馆参观，看到几处千年前的墓葬……（此处略去百余字），阿弥陀佛，吓死我

了，到现在还经常做噩梦。但在川大博物馆里参观，是非常愉悦的，不仅因为馆藏的货真价实，还因为馆藏的市井化、偏女性化，婚丧嫁娶，热闹接地气，又真切可感，就算是浓墨重彩描摹人死后的转世投胎过程，也透着股子俗世的喜感。特别喜欢里面陈列的蜀绣，从六十花甲的老太太的夹袄，到诰命夫人的凤冠霞帔，还有日常小女子着的刺绣罗裙，都美轮美奂。蜀绣针法细致、花朵鱼虫栩栩如生跟苏绣、湘绣一样，不同的是色彩更加鲜艳，浓烈，跟川剧的美学风格是一致的。

说完绣花，再说鞋。大约是在蜀绣展的大厅，陈列着几双古代缠足女子的绣花鞋，就是传说中的三寸金莲。看着这些鞋子，心情真是复杂。首先是美，用料讲究，丝绸的质感加上精美的绣花，就像一件艺术品。再就是同情，三寸金莲果真只有三寸啊，那尺寸之幼小简直超过想象，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，那些女子的脚就是被塞进这些小布袋中，遭了多大的罪啊，据说基本是要从三四岁开始，“打碎四个脚趾，并且把脚踝后部向脚掌挤压，弯成拱状”才能做到，其实就是弄残废（说到这儿，脚趾头都开始痛了），而千年以来，这就是高尚社会地位的象征和男性（包括女性）审美的标准……审美真是害人呀，不裹估计自己都不答应，清末放足运动，据说反对声最大的也是当时的女子。现在的高跟鞋就够让人痛苦的了，真心觉得要是生在古代，俺简直就没法活了。



不过，也有不服周的。比如我外婆，小时候缠足之初就偷跑到山上的小溪边，自己拆掉缠足布，以打死也不缠的决心，捍卫自己的天足。以后她用这双健全的双足和双手，独自养活了六个子女。小时候村子里也有个缠足的老奶奶，非常和善优雅，可一辈子都没走出过她的堂屋天井……感谢伟大的放足运动吧，让我等有一双正常的脚，可以健步如飞。

## 二、康珠、拉姆和哈桑

我们一行九十多人（是我参加过的史上最大旅行团了），浩浩荡荡，向川西高原进发。大家随机组合，分坐三辆大巴。一路上，除了看风景，三位导游小姐，也颇为有趣。有趣的不是她们讲的故事，唱的歌，而是她们的性格脾气。三位姑娘，自己说是嘉绒藏族，一开始我不太相信，因为穿着打扮说话与一般汉人也没啥区别，但时间一久，就有分别了。除了我们车上的康珠外，其他两个车上的导游，拉姆和哈桑，都脾气火爆，爱生气。在都江堰，那哈桑姑娘就开始严肃认真地批评某老师不听讲，我起初以为她只是逗趣，再看却真的是生气，腮帮子都鼓起来了，小白眼直翻。再一路上，不停听到“火爆的拉姆”和“傲娇的哈桑”的各种故事，并在三姐妹家亲眼看见拉姆火山爆发一次。对比起来，不禁觉得康珠简直太温柔可人了，虽然她也经常批评车上几位扎西不够严肃，关键的时候又不够活泼，有人打瞌睡或者说小话也一律在点名批评之列。扎西们估计遭到藏族姑娘批评了，也并不生气，反而有点小撒娇小幸福。这些姑娘生气得这么地认真，这一认真呢就透着天真和娇憨，扎西们哪能不喜欢呢。

## 三、寺

去川西，寺庙一定是有的。内地的寺庙，人去得多的，三观尽毁，几无幸免。成都的寺庙，只对大慈寺印象深刻。但深刻的不是里面的宗教感，而是里面的世俗感，寺内所设的茶馆，自由热闹，人声鼎沸，的确是个茶馆，与对面的佛堂相看两不厌，毫无违和感。数年前我约几位文化人访谈，冉云飞就推荐了大慈寺，并告诉我那里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。然而，塔公寺不是这类，它是超然的精神领域。塔公寺除供奉着释迦牟尼众菩萨外，还供奉有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佛像，传说塔公寺就是当初文成公主入藏停歇过的地方，至今香火旺盛。寺内可

以仔细瞻仰的地方有好多，可导游给我们留的时间竟然只有短短半小时，真是遗憾。寺内点着酥油灯，散发特有的香气，佛像底座上镶嵌着的各色珠玉珊瑚，熠熠生辉，穿越几个世纪，依然散发着灵光，应该都是虔诚的信徒所供奉吧。虽然本质上都是供奉，但看到佛像手中插放着的大把人民币，违和感还是太突出了。

宗教给人的是一份依归和笃定，藏人，特别是僧侣看起来悠然有度，这种踏实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，让人欣赏而至羡慕。礼佛之人在寺内全身而拜，一直以来，以为这种仪式仅意味着虔诚，其实，这还意味着放下自己的身心。佛法说，身体拜下去，要像大山崩塌一样。什么山？“我执”之山、傲慢之山。而烧香，是表示恭敬和牺牲，要烧去自己的贪欲、嗔恨、愚痴，点燃自己的心香。我们，去哪里寻找一个放下自己，点燃心香的地方呢？



#### 四、甲居藏寨、双沟桥以及雪山

如果盘点川西之行的美景，印象最深的属甲居藏寨、双沟桥和雪山。在观景台眺望甲居藏寨全景，眼前宛若展开一幅民俗风景画，亦真亦幻，美得震撼人心。特别是那些飘荡在深谷山涧上的浮云薄雾，给这些藏寨带来空灵感。我们百十号人在此处停留许久，目光在山巅之上的几处藏寨穿梭，寻找其中的关联，猜想他们的生活。CC一直担心在山巅居住的藏民生病怎么办，就医太难了。我在想他们神奇的

藏医术应该可以帮忙吧。

到了双沟桥,彻底被那里的美景所震撼。雪山在远处闪耀着亮光,宛若神灵,林木静静地矗立,空气澄澈寒凛,湖平如镜,天光云影,美得无法形容。那一刻,所有的艰辛跋涉,旅途劳顿,都释然了,都值得了。

就这样,我的记忆定格在那一山连着一山的肃穆苍凉和雪山的冷凛神秘,山月从瑰蓝的天空中升起,如水银般洒在奔腾的河流上;那些如同梦境的山川湖泊,变幻着瞳孔颜色,散发着天鹅绒一般柔光。何其有幸,在城市之外,大自然以艰难险阻,为我们保有这些神启一般的山川、河流和高原,不管世间沧桑变幻,充满平庸和纷争,它们一直在那里,不远不近、不来不去,自由自在,让人心安,让人感恩。

## 五、同班同学

虽然加入多闻学院不太久,许多朋友也还不太熟悉,但是,我们的感情是先于在场的,亲切感是油然而生的,只缺见面那一句:“啊,原来是你”,就完成了相知相识。大家相处的方式和感觉,我越来越觉得是在一个班集体中,彼此是同班同学,心无芥蒂,打打闹闹,返老还童,甚至调皮捣蛋。而李老师、师母就是我们的班主任,玩在一起,学在一起,有时管束一下,鞭策一下,大部分时间,是溺爱有加,呵护备至。

我这个后进生,对这个班级,感情是复杂的,有时依恋,有时羡慕,有时敬畏。学霸太多,才子才女云集,以他人为镜,不免让人心虚,间或压力山大。可每次说不跟学霸们玩了,下次李老师一召集,肯定乖乖地乐呵呵地赴约。这就是多闻的魅力呀,美哉乐哉,没完没了。



